

張右史文集

九



張右史文集卷第四十六

贊銘偈疏評簡

達摩真贊

靈山會上舉一華迦葉微笑空穴生風鼓
動群有遂號萬竅枝葉芬敷去本愈遠知者
得要世間凝然一味法界孰粗孰妙老胡鼻
孔在我手裏一任勃跳

紫君贊有序

紫君者余紫竹杖也世以君命竹久矣輕堅

滑澤有足嘉者云

青龍之孫被以紫綃其理也象其堅也瑤其
腹心清虛而表甚繁其文理疏通而節甚高
得之黃崗從我逍遙翼我衰疲孔武且勞誓
與汝歸侶我輩瓢不願同彫幾以寵強國惟
可奉賢老以步王朝杖乎有知毋我獻謫

新開朝天九幽拔罪懺贊有序

廬山太平觀蓋唐開元中所建九天採訪使
者之祠其地邃潔而巖清故四方之為道者

樂居之又為藏室以藏道家之書蓋無所不
有而獨所為朝天九幽二拔罪懺者久之未
補道士溫信之謂二書皆衆真之格言拯下
民之多罪援之淪墜教以自修在道家尤重
者也其可使學者不見乎乃獨丐錢于旁郡
凡一年得五百千而二書復完又模散印施
使人皆獲見焉非立心誠篤用力勤久者能
集此乎紹聖戊寅歲余謫官齊安見信之有
求于人而問焉信之以告我故于二書之成

也求予紀之為之贊曰

上真高居憫下民兮導以格言出苦淪兮昔
亡其書今復新兮誰力成之道士溫兮疇嘉
爾心有至神兮報子以福名不泯兮

衛靈公贊有序

昔衛靈公有臣史魚將死而命其子曰吾不
能退瑕而進蘧生不能正君則死不得脩禮
致尸牖下于我畢矣靈公弔而問焉其子陳
父之義靈公愕然引咎在己命改殯于客之

位進遽黜瑕衛國以治

嗟乎後之人君非無忠臣端委立朝諫說諄諄而耳洞然聞如不聞其暴戾者斧鉞乃陳孰肯既死愧其僵尸追用其言以禮致哀嗟乎靈公衛之淫君所立如此宜免其身作此贊詞我思古人

題徐二翁真贊

有人之形無其情塊然獨以其形立聰明睿知守以愚微妙玄通不可識

李援宴坐室銘

騰跨九州蹂踐大千而我室中宴處超然謂
吾騁兮吾固在定孰為吾寂皆作皆應是中
不立一塵則與維摩同境

求画觀音像偈

補陀仙人勝第一以一願力救諸苦慈護十
方如日月衆大受用光明中是故一切當供
養如人知飽必敬穀我于往劫曾承事今世
獲聞無上號願見淨月妙眉目黃子施我化

佛身如影于物不可取而一一具諸色相願
以是觀無上道受者非貪施非愛于未來世
作妙緣施者能度受所度

三天洞求雨疏

伏以宣城之境春末以來雨施不時稻未得
種父子熟視而無告官吏不知其所為凡曰
有神靡不致禱豈德薄莫能感格抑民災未
易袪除莽大澤與高原赫炎風兮畏日恭惟
禪師具千乘眼得一佛乘無有親疎等加悲

憫護衆生如赤子觀此世如掌中則夫鬱興
大雲普降甘雨宜翹足可待竇仲臂之勞其
在神通蓋甚容易眷茲千里之澤請以三日
為期時或有愆事且無及

三天洞謝雨疏

維清淨心雖于三界無所著以慈悲故常憫
一切諸有情頃以旱灾輒伸誠禱即時感達
應念雨來變饑饉為豐穰易煩惱為歡喜願
茲恩施曷有報償哀民生之多艱願真乘之

卒相俾無失望是謂大慈

粥記贈邠老

張安定每晨起食粥一大碗空腹胃虛穀氣
便作所補不細又極柔膩與腸腑相得最為
飲食之良妙齊和尚說山中僧每將旦一粥
甚係利害如或不食則終日覺臟腑燥渴蓋
能暢胃氣生津液也今勸人每日食粥以為
養生之要必大笑大抵養性命求安樂亦無
深遠難知之事正在寢食之間耳

評書

唐世秉筆之士工書者十九蓋魏晉以來風俗相承家傳世習故易為工也下及懿僖昭哀衰亡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九州分裂然士大夫長于干戈橫屍血刃之間時有以揮翰知名于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襄之小篆李鶚之楷法楊凝式之行草皆足以成家自名至羅紹威錢俶武人驕將酣樂于富貴者其字畫皆有過人及宋一天下

于今百年學者優游之時翰墨不宜無人而
求如五代時數子者世不可得豈其忽而不
為乎將信尚苟簡遂廢而不振乎抑亦難能
而罕至乎往時蘇子美兄弟皆以行草見稱
于時至今殘編斷簡人間藏以為寶自二子
亡君謨繼之非獨時人莫與為比前世能者
亦罕過也君謨所書亦多為世所寶而荔支
譜永城縣學記特又其精者是可珍也故聊
志之

評郊島詩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賈闥仙之徒皆以刺琢窮苦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島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無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嘗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俱無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詩稱此兩人為最至于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

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則羈旅窮愁想之
在目若曰野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
融冶人心和暢有言不能盡之意亦未可以
為小道無取也

與大蘇二簡

昨日款舉教誨開益多矣但所論司馬遷十
二諸侯年表并周與吳實十四國周不在數
固無足疑并吳為十三而不數吳者竊詳考
之吳比諸國見于表最晚魯成公六年當吳

壽夢元年始見于表然吳已有國十餘世矣
遷不共和而叙年與諸國一槩者考吳世家
去齊卒壽夢立自去齊以上皆不著即位年
數略叙傳世而已是遷自去齊以上但得其
世而不得其即位之年無從為譜自壽夢以
後世家每世輒載其即位年數年既可考故
自壽夢表乃見之與十二國自共和至春秋
終不得一例既謂之年表而吳之年脫略不
倫但如附見故止謂之十二國其序曰譜十

二諸侯自共和迄孔子吳既不全意不成為
譎耳而遷于是諸國初無抑揚也不然吳楚
之僭何有輕重遷遽進楚而退吳何也考其
本末理似應爾不審定是與否更俟來教

昨日擇教賜下情感慰唐六臣傳略得聞教
誨但意所未諭者非以為史者不得少有抑
揚夫無抑揚褒貶何用為史顧所以抑揚之
當有道耳彼六人者為唐大臣挈國而輸之
賊北面而事之為史者曰汝唐臣也無臣梁

之理汝雖苟免吾從而正其罪而其人之罪
無所逃此其意何有不可但其書謂之五代
史記而其中有一卷忽謂之唐、非五代也
標卷為唐于史之名似不順爾雖不云爾尚
可以貶辱也班固書有後卷事范曄書亦有
前漢事未以謂若因及之雖上越數代猶為
無害但立名標卷似不應爾若魯春秋中忽
有一篇為後漢則事似難行不審以為如何
此亦少不至者不當反復致論姑欲受教耳